

半草半木

□孔祥秋

许多时候，不是刻意选择，而是有些东西一直就在心里。那年，我只看了一眼，就认定了那房子。前窗有白玉兰树恰恰高于窗，后窗有山楂树可俯视，而大大的东窗外是一抹法桐宽宽的绿影，这种通透谁不喜欢？最让我心动的，则是左一眼可以看到乡间，右一眼可以看到都市。

这正符合了我的心性，是安家的好地方。

我，挺土的，有一个挺土的乳名，有一个挺土的出身。尽管我的父母曾生活在山西省城，哥哥姐姐们“爸爸妈妈”地叫着，楼上楼下地嬉闹着，可这些与我没有什么关系。我是父母回到山东老家生下的唯一孩子，我光着脚丫在村里的小胡同里奔跑着长大，累了，叫一声爹；饿了，喊一声娘。

我一身的土腥气，生就的草性。

乡里人的孩子，童年的确是草，是放养的，田间地头、沟边河畔，尽情地撒着野。可长大了，就要懂得镰刀和锄头的规矩，就要有庄稼人的姿态，垄归垄，畦归畦。

那年我辍了学，本应和村里的老少爷们一样，一脚泥一身土地挖河打堤、喂猪放羊、收麦子、砍高粱，可田间地头我却拿一本书，忙里闲里乱乱地翻。最初乡亲们还迁就我，西院的那个爷爷常对我爹说：“跟在老牛后面折腾几个来回，就塌下身子了。”时间久了，大家便没了耐心，看不惯了，有人对我娘说：“这也不像是个干活的，说个媳妇怕是也难。”

年轻，不服气，觉得那书上的字一行一行的，怎么看也比庄稼垄顺溜，我就故意把书挥得哗哗响，在田埂上没腔没调地吼：“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……”

草在乡下，这没错，可草在庄稼地里就有些碍眼。

有些人叹息，有些人摇头，乡村人谁不喜欢庄稼啊，相亲的年龄，我便处处惹着别扭。亲近的人就着急，硬是生拉扯。她倒是那一步一步行走在田垄间的女子，却不知为何执意于与我的亲事，任我从大晌天一直说到太阳西斜，就是不肯改口。可我始终觉得，庄稼和草的纠葛，日子终究会很别扭，不得繁荣。

“这有啥，咱爹咱娘他们都是这么过

的。”她这话让我听来既心酸，又心疼……

当二哥为了这门亲事，将一个大大的土坯贯在我的头顶时，就深深地明白了，我与这村子的那种疏离是难以调和的，与村里人无比欢喜的庄稼地早已格格不入。

所有错过我的人，都是幸运的，唯一遇见我的人，也是幸运的，因为她也是一脚在乡村，一脚在都市的人。妻子，一直放纵我，任我去田野里慢慢散步，又容我在斗室里静静翻书。很多人都说妻子太惯着我了，她笑笑，从不回答。

我很小的时候喜欢画画，惹了邻家的大娘嘲弄，她隔了那爬满丝瓜的篱笆墙朝我喊：“红一道绿一道的，庄稼不是画出来的，还是去掰棒子吧。”年纪小，脸皮薄，我便匆忙收拾纸笔，一个慌乱，还弄了一身颜料。

奶奶在我记事的时候就失明了，大多的时间是我陪她在家。她觉得我好久没有动静的时候，就会问：“三，画什么呐？”我答：“奶奶，我喜欢老鹰。”奶奶嗯了一声，说：“老鹰好，是鹰就比鸡飞得高。”奶奶应该是读过私塾的吧？她说话总与村里的那些老人不同。想想今天的自己，大概与我那时候画的画差不多，鸡不像鸡、鹰不像鹰的，挺逗人的样子。

回不了村庄，进不了城，其实，我挺喜欢自己现在的样子。这么说吧，乡下是我的血肉，都市有我的灵魂。这或许正是曾在城乡之间生活过的父母，留给我生命里的另类基因，一半草的随性，一半木的个性。

女儿刚刚学说话时，总是“爸爸爸爸”地叫，在我的一再强调甚至训斥下，她很不情愿地改了口。多少年过去了，女儿叫“老爹”似乎还有些别扭，但我喜欢她这么叫我。这声调里，有草木的味道。



十笏园里石榴树

□孙晓芳

十笏园颂芬书屋门前的两棵白石榴树已经一百多年了，你看它俩，你左我右，根系相连，枝叶相错，相守相携成了现世的陪伴。据说，十笏园别院的白石榴树都是它们的子孙呢。

中国栽培石榴的历史，可上溯至汉代，据记载是张骞从西域引入的。石榴来到中国后，不但开枝散叶、开花结果，而且被智慧地赋予了许多美好和希冀。长久以来，石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吉祥物，笑口常开、榴开百子、多子多福……一个个圆润饱满的石榴，被演绎创造出各种艺术形式，成为美好祝愿的称意载体。

颂芬书屋是园子主人丁善宝的藏书处，两棵石榴树所在院子的南面是深柳读书堂，是家中孩子们读书学习的地方。在这两棵石榴树下读书，虽比不得孔子的杏坛讲学，却也是一件文风昌盛的幸事。院子墙上郑板桥先生的名句碑刻“删繁就简三秋树，领异标新二月花”，似乎也在谆谆启示着艺术与人生的智慧。

立于石榴树下，多数时候都是被那枝头的热闹吸引了目光去。其实，那道韵的树干、斑驳的树皮，会给予你一种历经岁月而生发出的静默的生命力。依循着这生命力向上向上，你的眼里才收获到那蓬勃热闹的枝头风光。

想来，朗朗读书之余，孩童们定曾嬉戏在石榴树下，或追跑或欢闹，甜甜的白玉石般的石榴子在看他们笑。是啊，看李商隐描摹的石榴美味，“榴枝婀娜榴实繁，榴膜轻明榴子鲜”，地上鲜活稚真的孩童们与那枝头的累累石榴们，动静相宜，相映成趣，不着笔墨，无需描画，便浑然天成了一幅岁月静好的《婴戏图》。

你也尽可以在这两棵石榴树下，在

这个有着石榴树的小院子里，徘徊再徘徊。你可以一直仰望着那石榴树，沐浴枝叶间洒播下来的阳光；你也可以安然躲在她的树阴里，静享夏日的一丝丝清凉。

据记载，身居潍县首富的丁善宝虽豪不土，他有两大爱好：第一喜欢藏书，第二喜欢诗词。我想，若可以穿越回去，许能看到“庭下石榴花乱吐，满地绿阴亭午”的午后茶余，主人信步于石榴树下，推敲名词佳句之余，再望一眼自己的至爱藏书，那种人生足矣的惬意，让人不由得艳羡。

在石榴树下，坐在石板阶上，就那样待着，你会发现匆忙间发现不到的伙伴呢，飞檐斗拱、白墙灰瓦、门口的石阶、石缝间的青苔……都是园中长者故人，都可以给你娓娓讲述一段“十笏旧事”。

岁岁年年，年年岁岁，依循四时，这两棵石榴树或枝头红火春意闹，或硕果累累笑口开，亦或默立寒冬任萧瑟，用自己的生命参与着这个园子的岁月漫长。其实，这园子里的其他石榴树们，又何尝不是呢；这园子里的花草树木们，又何尝不是呢。

十笏园里的树种不算多，相互间也不挨挤亲密，竹、松、梧桐、柿子、海棠、石榴，或两两成双，或三五为伴，看似有些疏离清冷的组合，却是越看越舒服的栽植和排布。

这个园子里没有繁华瑰丽的大欢腾。流转园中，与这些绿色生命不期而遇，收获的是一个小小喜悦又一个小小喜悦。这些小小喜悦，可能是春日里的清雅海棠花儿，可能是夏日里的清爽修竹，可能是秋日里的柿柿如意缀枝头。当然，也可能是那笑意盈盈的石榴树，待你共诗情，尽画意。

春到白沙河

□翟云峰

春天来了。白沙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俊俏的少女，处处展露出勃勃生机，让人驻足让人赞叹。白沙河公园地处坊子境内，是一个以健康为主题的公园，南北长约千米，宽不足百米，顺山就势，横卧在白沙河大桥和崇文街之间。

晨雾退去，白沙河水面波光粼粼，金光灿灿。此时，两岸的健康步道上开始有了活动的身影，或是散步，或是慢跑，或是在广场的健身器材上悠然锻炼着。你再看，健身步道旁站立的一块块公益宣传板，多像夹道欢迎的人，不但给白沙河附近的居民带来了丰富的卫生知识，耐读又有趣，还科普了很多养生保健常识。

中午时分，白沙河两岸开始热闹起来，唱歌的、跳舞的、舞剑的、吹拉弹唱的……各个施展才能，让人敬佩不已，这其中老年人居多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火红的太阳高悬云际，大概野鸭、白头鸟也觉得水暖些了的缘故吧，都三一帮、五一伙地在水中戏耍，时而发出一声声嘶鸣，那声音传来，也透出春的味道，让人不禁联想起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。

白沙河自上而下，湍急水深。为了方便行人休闲，相关部门还设计了上下游两座水泥石墩桥，尽管不如古桥、拱桥精致耐看，但人走上去，流水从石墩缝隙穿过，还是有些惬意，给人自在和轻松。

暮色而至，人们站在露台上揽月，畅谈未来戏耍往昔，在滨水长廊间往来踱步，品着、念着的是不是来自白沙河的美味幸福，也未可知。但我想，必定是美丽中国带来的甜美幸福。

人过古稀易感慨。近年来生态环境的变化，在悄然之间，真是今非昔比。如若不是关注了春，喜欢了绿，爱上了清晨足足的负氧离子，还没真正地细细品品，绿色低碳给我们带来的便利和福利。

我爱白沙河的春天。